

朱子大全

冊
五

朱子大全

文公續集序

遂生世不早不及檐簷躡屨於先生之門聞道又
晚不克築室反場以從先生于沒既脫場屋讀四
經而心樂焉顧義理精深莫造其詣而先生長者
駸駸沒矣歲在癸卯遂假守建安從門人弟子之
存者而求其議論之極則王潛齋已刻之方冊間
從侍郎之子請亦無所獲惟蔡西山之孫覺軒早
從之遊抄錄成帙劉文昌家亦因而抄掇悉以付
友人劉叔忠刊落其煩而考訂其實繼是而有得
焉固無所遺棄也抑是書之作多出於晚年非嘗
與西山講明易曆則時異事左與世柄鑿

今聖道昭明士生其時者惟恐讀其書之晚安知
後之造道者不在於茲乎此君子所當自力也觀

者尚勉之淳祐五年正月日後學王遂序

與世山諸君易學俱與吳寧古與出林壁
 蕭道無所費業少於長壽文前多出於神幸非
 文人降身出千察其動而考信其實繼長而育
 於文極於翰汝知修文昌家衣因而修辭者以
 於射獲文于體衣無所斃謝蔡西山文將覺神早
 亦皆而來其精論文辭俱王翻爾曰後文衣冊
 得類必矣歲在癸卯校射中製定於門人第千之
 務而以樂點題筆既辭聚莫盡其語而夫主是
 神不京慶室以夢以於夫生于野強強星龍四
 處全世不辱不及於登臨鳳於夫主文門闡前
 文公...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

第一卷

答黃直卿

第二卷

答蔡季通

第三卷

答蔡季通

答蔡伯靜

答蔡仲默

第四卷

上下

答劉晦伯

答劉韜仲

第五卷

答呂東萊

與王尙書佐

答趙都運善譽

與田侍郎子真

與章侍郎茂獻

答尤尙書袤

答郭察院邦瑞

答郭邦逸

答羅參議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答羅縣尉

與林安撫

第六卷

與趙昌甫

答江隱君

與鄭景實粟

與饒廷老

與張孟遠

答劉德修

與方耕道

回劉知縣君房

與蔡權郡南康

答盧提幹

答儲行之

第七卷

答黃子厚銖

一
答丘子服膺

與劉平父

答王樞使

與方伯謨

答俞壽翁

答曾景建

答俞景思

與陳同父

答李繼善孝述

第八卷

答折憲知常

與黃知府

答江清卿

答滕誠夫

與葉彥忠

答李伯諫

答趙景昭

答毛朋壽

答馮奇之柘

與王撫州阮

與長子受之

跋韋齋與祝公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跋陸務觀詩目

跋魏丞相使虜帖

第九卷

答劉韜仲間目

第十卷

答李繼善間目

第十一卷

答劉德華府公書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一

答黃直卿

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
有他不數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聞之痛悼不可爲
懷聞其臨終猶手書遺劄數千言不數刻而終劄中大槩說
親君子遠小人甚切當世之弊此尤可傷痛也此若得脫卽
便道往哭之而後歸耳庚子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
不輕千萬勉旃此中文字彥忠皆寫得已屬令一呈似矣鄭台
州相見否更勸其子細講學爲佳書來所說殊未端的可惜
只如此便更不求進步也

昨收書報及鄭台州之訃執書驚愕失聲何天無意於斯世而
偏禍吾黨如此之酷痛哉痛哉自此每一念未嘗不

酸鼻也此間今年枯旱可畏有彌望十數里而無一穗之
可收者政惡所招無可言者然不敢不究心措置但勢亦
有不得行者未知終能不得罪於斯人否耳

力請丐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罪戾罷逐耳世態不
佳老病益厭俯仰但思歸臥林間與如直卿者一二人相
與講論以終素業耳

諸經舊說皆看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處自慊却須用舊
說方見得自家有力緊要是從本原上說來比前日尤親
切益對聞其詞益詳乎書愈略幾千言不嫌岐而益略中
所諭羞惡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偽學二字朋友中只此
一番拍試揀汰僞冒大段得力但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
使人憂懼也來歲聚徒勢所不免但此間屋子空虛多時
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白閑時都如此說及

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
禮書想已有次第吳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職事無暇
及此只是李寶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其甚
者如祭法祭義等篇已送還令其重修特牲等篇亦有未
入例處旦夕更取家鄉禮參校令歸一却附去煩看過王
朝禮已送與子約令附音疏但恐渠亦難得人寫不能得
耳
近報誤舉僞學人許令首正觀比頭勢恐子合受得王漕
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聊爾隨緣亦何必須改官而包
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乎
伯豐書云其所厚者以其無所私禱寄聲欲繩治之子約
亦甚稱其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可憂者不但道學而
已任尉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復累渠入僞黨也

季通家爲鄉人陵擾百端幾不可存立因書囑其陰護之
爲佳

時事大槩此亦聞之但諸人狼狽殊非所望耳子約終是
好不知已行遣未此事未開口斷置已定多少快活可爲
致意未及奉慶也

黃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
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駭機飛語殊可憂
畏疏遠遁藏然猶不敢不踣躄也

揆路曾相見否其說果何如邸報中見外間事賴諸賢維
持且爾無大踈失但定省一節都不見人說著此甚可懼
非小故也彼中親所見聞有何節目因便煩子細報來
彼中且如來喻亦善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
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

有補於後也常教整頓學校亦甚不易可與晦伯說渠家有兩世奏議煩晦伯爲借錄得一本見寄爲幸辛卿鬻鹽得便且罷却爲佳

中庸不暇看但所改物之終始處殊未安可更思之近却改得論語中兩三段如葉公子路曾皙之志如知我其天之類頗勝舊本旦夕錄去子約除官可喜今固未有大段擔負且看歲寒如何耳

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繁只是局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趙帥所云前官事不須理會亦是一說未可便以爲非然只此便見合得顯榮通達處如今世路未論邪正只剛強底便是八九分不得便宜了也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絜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卽是下愚也此番出來更歷鍛煉儘覺有長進處向來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

中庸三紙已細看但元本不在此記得不予細然大槩看

得恐是或問簡徑而章句反成繁冗

如鳶魚下添解說之類

又集解

逐段下駁諸先生說亦恐大迫不穩便試更思之或只如

舊而添集解或問以載注中之說如何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

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

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

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

却誤人也

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非又生一秦矣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着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困涸轍無力相調深負愧歎也然於此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卽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辭免文字至今未得遣去蓋封事字數頗多昨日方寫得了更須裝三兩日方得發也所欲言者不論大小淺深皆已說盡明主可爲忠言想不至有行遣但能寢罷召命卽爲幸耳萬一不遂不免一行更不能做得文字只是面奏乞歸也

或更要略說道學

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處

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爲撓耳今年早晚禾皆損州縣官員不足恃賴未知明年復如何此外可深慮者不止一端亦非獨爲一身一家慮